

工農兵文藝叢書

米價還米

康濯著

新知識出版社發行 · 讀書

「工農兵文藝叢書」序

我們爲了供給工農兵大眾以他們自己能讀能唱的通俗文藝讀物，並便於通俗文藝的作者們互相觀摩研究，就編印了這一套「工農兵文藝叢書」。

本叢書內容，以描寫工農兵思想、生活、典型人物、模範故事、英雄事蹟爲主。表現形式有劇本、唱詞、故事、通訊等，要能使工農兵大眾讀得出、聽得懂；使一般讀者歡喜看、看了能得到益處。

本叢書底作者，有通俗文藝作家、詩人、說書專家、和一部份工廠、農村、部隊文藝工作者。他們底作品，多半經過了演、唱，在羣衆中發生

了比較好的影響與效果。

我們選稿的標準，是政治性與藝術性並重。每篇作品，最低限度要能起到反映現實、指導現實的積極作用。

本叢書暫不限定冊數，什麼時候收到好作品，就陸續付印。但我們接觸到的作品是有限的，而取捨之間也難免有錯誤，希望各地讀者經常給我們提出意見，介紹作品，只有這樣，這一套叢書才有可能編得真正符合工農兵的需要。

三聯書店編審部

目次

創元寶.....	一
借米還米.....	七
三女婿逃難.....	一〇
三問三答.....	三二
一隻耳朵的驢.....	三三
沒有辦法的辦法.....	四八
一顆菓子種.....	五四
徐老在長沙火公殿.....	六一
關於賀龍的傳說.....	六六

創二元寶

有一個人，從小愛好勞動，一輩子實打實受，省吃儉用，置下數頃來地，光景挺不賴。不想他兩個兒子兩個媳婦都是整天游游蕩蕩，光吃不幹，老頭子緊打勸慢訓導，也教化不過來，只得僱了兩個長工，自己跟長工賣命動彈，養活兒子媳婦。這一來，兒子媳婦更懶了，連吃飯喝水也要長工送到手裏，還短不了說個飯不好菜不強的。老頭子想：這世道敢是沒法教化好這四個男女啦！他只得歎息一聲，忍住一口氣，自己對自己

說：「就算是前世該欠下他們的！」說完，就又上地去了。

後來，共產黨八路軍解放了這塊地面，村裏實行土地改革，老百姓開會討論成份，就把這家訂成了個富農。農會主任對老頭子說：「大夥是這麼個意見：要說你嘛，可是個好受苦人，你兒子媳婦若是都跟你一樣，你也只是個好中農；可就是你兒子媳婦不動彈，還剝削壓迫長工，你家就成了富農了。你有甚麼意見？」老頭子說：「大夥的話一個對！我一個贊成，沒意見。」後來村裏開鬥爭大會，兩個長工還對這兒子媳婦訴了苦，羣衆也把這四個男女批評得不輕；老頭子見了那模樣，不光不心疼，還裂着嘴笑道：「該！該！」

這時他家長工也沒有了，羣衆給他們五口留下了够個中農的地，就徵

收了他家多餘的土地財產；四個男女眼看不動彈就沒的吃，只好跟着老頭子上地去。可是，他們真覺着熬不住！刨兩下就頭暈心發跳，巴掌擦破了皮，出了血，腿酸痛得立不住。他們就幹幹歇歇，光靠老頭子受。

老頭子實在老了，身子骨不抵了！有一天早晨，老頭子竟躺在炕上起不來了。他知道自己害上了年老病，沒法治的，心想：死了也好！死了，就去了兒子媳婦天生的靠山，讓村裏大夥教化他們往好裏改吧！想完了，老頭子就把兒子媳婦叫到跟前說道：「我眼看是不行了！往後，你們自己好好勞動生產，養活自己吧！」兒子媳婦看着這個光景，不覺都啼哭起來，這個哭道：「往後俺們怎麼過啊！」那個哭道：「往後俺們靠誰啊！」還有的哭道：「俺們腰酸腿痛的可真個做不了營生啊！」老頭子聽着心煩，

想了想，就說：「這如今不動彈就沒活路，你們緊着慢着熬着受吧！唉！兒子兒媳婦啊！你們聽着：我還有十個大元寶，早先怕你們胡花，不敢告給你們；可你們到底是我的肉啊！我也不瞞着啦！記着，孩子們！元寶都在村東俺們八畝坪那塊地裏東西南北散埋着；你們慢慢熬慢慢受，受不住了，吃不上了，就去刨個元寶幫補點。可你們只許一年刨一個！十個元寶幫補你們十年，你們準受出來啦！會動彈啦！孩子，好好記住啊！」老頭子說完就死了。

兒子媳婦們聽了老頭子的話，都很高興；把老頭子安葬了，就商量刨元寶的事。他們商定先把十個元寶刨出來吃了再說；他們又怕刨的時候村裏人們看見了要徵收幾個去，就又商定每天黑夜去刨。

就從這天起，他們四個人，一人一把鋤頭，在那塊八畝大小的八畝坪地裏，整整刨了十個黑夜。他們腰痛了也刨，腿酸了也刨，巴掌破了也刨，頭暈了也刨，一點也不歇，都想着刨出元寶來就好啦！誰知刨到第十黑夜，眼看天也亮了，八畝坪刨得一點也不剩了，却還不見元寶。四人正要回去，不想農會主任這麼早就扛着鋤頭下地；農會主任見了他們就說：

「哈哈！這兩天我正猜摸這地是誰們怎麼刨的哩！原來就是你們連夜刨呀！好！這才像你們老頭子的兒子媳婦！我說你們種甚麼？你們沒籽種？行！我給你們借點。」四人慌慌張張地只得隨口答應了。後來他們又仔仔細細把刨過的地再翻了三夜，還是沒有元寶。這時農會主任又給了他們籽種，他們只好把地種上；以後農會主任又督促他們奶糞、揀苗、

鋤草的，他們後悔得不行，好在這會上地也都不覺得腰痛腿酸了，頭也不暈了，巴掌也磨不破了，就每天上地去。到秋天，這八畝坪打了二十担穀子。

他們四個男女對那十個元寶還是不死心，還想再往下刨刨。後來農會主任不知怎麼知道了他們的事，就跑去對他們說：『哈哈！家有黃金外有秤！你們老頭子要有元寶，我還能不知道？沒有元寶的！老頭子是叫你們好好勞動，勞動就是元寶！這不是！光這塊八畝坪，一年打二十担穀子的，這頂多少元寶？哈哈！』這四個男女這時才清醒過來，齊聲嚷道：『啊！真對！真對！』說完，四人就又上地去了。

借米還米

有這麼兩口子，多年好吃懶做，不愛動彈。自從日本鬼子佔了他們村，整天拿差拿欸，漢奸財主又佔了他家幾畝好地，光剩下兩畝賴地，使勁幹也打不下糧食；他兩人更沒有勁氣，就乾脆甚麼營生也不做了，每天東家混西家借，吃了上頓沒下頓，稀裏糊塗打發日子。

後來，村裏誰家也挺困難，再沒人借糧食給他家吃了；兩口子整整餓了三天，只餓得頭暈眼花心發慌，實在受不住。兩人商量了一陣，男的就

揩了條口袋，上丈母娘家借糧食去。

他村離丈母娘家雖說只二十來里地，卻隔着一道封鎖溝和一道封鎖牆。他丈母娘家是老解放區。男的半夜動身，偷偷地抄小道、爬溝、跳牆，直走到第二天半前晌才到。

丈人見了好幾年沒見的女婿，高興得不行，連忙打酒割肉款待。酒飯過後，一家子就圍着女婿，問這問那；女婿就說那邊敵人怎麼厲害啦！漢奸財主怎麼可恨啦！老百姓的光景怎麼沒法過啦，……他一邊說一邊想起兩口子挨餓的模樣，不覺一陣心酸，啼哭起來了。丈人忙打勸他道：「心放寬些！有咱共產黨八路軍，你們總有出頭的日子！沒吃的，我這裏先揩點去！」說着，就給女婿帶來的口袋裏裝了二斗小米；丈母娘却一把鼻

涕一把淚，啼哭了半天她那閨女肉的命苦，也包了一包饅饅、甜棗、票，叫女婿親手交給她閨女。這時天擦黑了，女婿就揩上口袋回去，丈母娘一家子把他送到大門口，安插他道：『只要道上平安，往後有困難再來吧！』女婿回過頭來一邊答應，一邊却見丈人家大門上邊掛了塊甚麼紅布，像人們給廟裏菩薩敬的布匾一樣，黑影裏看不清，他也不識字，正想問問那是甚麼，他丈人一家子却回去了，他也就走了。

男的回到家，兩口子歡天喜地，吃了甜棗吃饅饅，吃了饅饅吃小米撈乾飯，都是噴噴香，那小米更是從來也沒吃過這麼香的。這時地裏莊稼正該鋤草了，吃過早飯，男的對女的說：『你今個去耨耨地吧！』女的說：『行！我明個去吧！你當真沒開清俺娘家大門上掛的是甚麼紅布麼？』男

的說：『我不是跟你說過？我沒問嘛！』第二天，吃了早飯，女的對男的說：『你今個去耨耨地吧！』男的說：『行！我明個去吧！你猜猜俺丈人家門上到底是甚麼紅布？』女的說：『你不是沒問麼？我猜不着。』夫妻二人每天吃了飯就說這麼兩句話，說完就再做飯吃；這麼吃得飽飽地，就更不愛動彈，連担水拾柴的，二人都說是撐得慌，推着不幹。看看地裏草長得比苗還高，丈母娘家借來的米也剩下不多了。一天，村裏漢奸跑來催欸，把那點剩下的米也鬧走了，家裏還丟下幾張票票，換了一堆燒餅蔬糖，二人躺在被窩裏吃了一夜，第二天，夫妻二人撐得整整睡了一天，第三天起來，又餓得頭暈眼花心發慌，連尿盆子也端不動，就讓那一盆子尿在炕頭上擺着。這麼又過了一天兩天三天，實在又受不住了，男的只好又

搯了條口袋，上丈母娘家借糧食去。

這一回又搯回了饅饅和小米，只是沒有甜棗和粟票。二人還是歡天喜地。當時正是割穀子的時候，二人吃了飯，又像上回那樣，這個叫那個割穀子，那個說明個去；又說起那紅布，男的又忘了問。兩口子就這麼吃飯說話、說話吃飯，看看家裏桌椅板凳也當柴火燒光了，大門也燒了一扇，那地裏稀零零幾根穀子早爛掉了，借來的米也剩下不多了，漢奸催款，又把剩下的米鬧走了，夫妻二人又餓得頭暈眼花心發慌，男的是連上丈母娘家借糧食也懶得去了。後來實在餓得沒法，一天兩天三天，男的只好又搯了條口袋上丈母娘家去。

這兩口子就這麼借着吃，看看借了十回，一回比一回借來的少。有一

回，丈人不高興地對女婿說：「你們搬過這邊來養種地不好麼？那邊那麼遭難的！」男的回來跟女的商量，女的問道：「你說呢？」男的道：「搬過去也好！這麼深更半夜爬牆過溝的，又累得慌又怕得慌，我早就不愛跑這個道了。」女的說：「搬過去可要見天動彈啊！要是早先，我耕耩鋤耨的都能幹點子，我早就去了；自從跟上了你，我甚麼也不愛幹了，我不敢去。」男的思想：不錯！就再不提這個事了。女的又問那塊紅布，男的說：「我每回一去，就光想着快走到吃頓飽飯；飯吃飽了，揩上米又惦記着你正等着吃，就快快回來了，總是忘了問。」說完，二人一邊做飯，一邊想起丈人家也不大樂意借吃的了，不覺愁楚的不行。

恰好這時八路軍解放了他們村，先發救濟糧，後開清算鬥爭分果實，

二人坐着吃了半年，每日裏喜眉笑眼的，都說八路軍真好。

可是，果實又吃完了！這時村裏家家都有吃，人人見了他們都叫懶漢懶婆，不借給吃；男的又有半年沒動彈，這回雖說封鎖溝牆都沒有了，却連跑道借糧也邁不開步了；但沒別法喲！磨蹭了幾天，只好又上丈人家去。

這回丈人見了女婿，飯也不給吃，還瞪着眼罵道：「幹甚麼又來找我，早聽說你們一個懶漢一個懶婆，過去你算哄騙住了我，這如今你還有臉想再騙我麼？我糧食餵了豬還撈着肉吃，借給你？滾！糧食有的是，就是不借！」女婿餓得眼發白，丈母娘看了心軟，才又跟老頭子噤咕半天，丈人換了點口氣道：「再借給點也行！可這是最後一回。我這米，你看！」丈